

隋書

十五、十六

心
合10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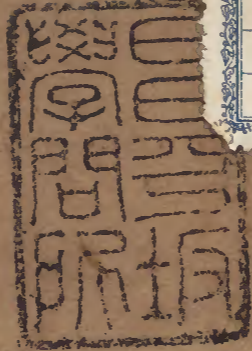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三	九	五	漢
函	二	六	書
三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56
冊數	20 (15)
函號	282 8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56
冊數	20 (16)
函號	282 8



隋書



20
3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百	五	正
〇	七	〇	史
冊	號	架	函 類

漢 書 門			
二	五九六		
冊	架	函	號 類

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

淺草文庫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奉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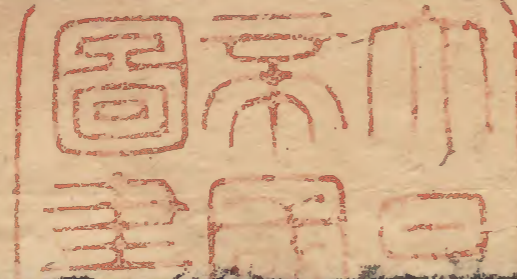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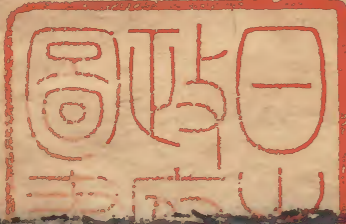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

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

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柏社

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



者嘗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
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
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
恐惟鷦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
戶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
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
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
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
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
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

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轉治中大象元
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
吏部侍郎進爵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
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
賚雜絲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為
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
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
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
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
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往進威愷二

人曲相薦達累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卽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期請卽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卽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俸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

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餽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

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繯從事
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
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
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
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
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
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
爲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
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
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

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
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麥甘露降於
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
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爲雍
州別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
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大山還次
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
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
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
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

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
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南
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
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
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
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
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
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總管府熙悉遣之
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時有甯猛力
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

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卽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
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
復遺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
多有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
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
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
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
曠綏撫尤難雖近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
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
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

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
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
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
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
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
於是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
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
棻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聰

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
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
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
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
除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
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
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
既而悔之卽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
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
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

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郢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後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踈忌及王世積之誅也頴

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頴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僞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史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弼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
觀魏鉅鹿太守父珎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
多通仕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
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奉之
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
有異績時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
以伐齊謀及臣下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
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
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
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

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計弼於
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
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
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
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嗣位
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
之弼爲監軍弼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絃
若欲追躡良爲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
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
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

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
出塞其年放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
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滄州刺史
俄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攷追之不及
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
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
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
詔攷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
當官正色爲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
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

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攷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
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攷有謀焉加開府
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攷與博
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
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
有差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
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攷有文武幹用
出爲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
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
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卽位徵拜刑部尚

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攷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攷謂高頰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瑗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

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襯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州李英林聚衆及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

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
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
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大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
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
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
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
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

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
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帝
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
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
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
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
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
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
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
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

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勅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父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

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踈好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歷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

管長史名爲明幹遷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荆洛二州
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
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
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因相報也汪以達
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爲尚書左丞汪明習法
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煬帝卽位守大理卿汪視
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
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
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
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荅奏之省而

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
反河南贊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遇汪
而屏人交語旣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
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
勒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
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
以兇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
允宇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
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惜哉

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經而又不
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
召亂張衡旣召亂源實爲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
此乎

隋書卷五十六終

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盧思道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
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
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
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

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

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

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
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嘘
長其光價而才本鶩拙性實踈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
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
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
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
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
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湯子曰鴻飛冥冥騫
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
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鵙鸞以降罕見

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粃鷄鶩爲伍不亦
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
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
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毳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
矯翅排空出島嶼之懸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絳魚之密
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於
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
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
遡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
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饜江

湖之菁藻飲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嗷嗷而相
續繁齊國之冰統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
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
歸絕漠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
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
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
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籟稻梁爲惠恣其容與於
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悶江海之幽情
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
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

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
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
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
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澹澹齊榮辱以晏如
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
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轍由是官塗淪滯旣而又著勞生
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
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
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
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

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
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
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
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賤
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
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
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純
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
受署繯鑱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
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是非一緒何則地胄

高華旣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
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
春漿鴟悵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
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
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鼻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
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
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
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
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筴武落鷄田之
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

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
於下岐伯善卷耻徇幽憂下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
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
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
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擊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
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
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
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
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荅
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

運海輕尉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
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遭危玄冬脩
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
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
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
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
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
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搗讓
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
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

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
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
如脫屣金銑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
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號魄若
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
高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
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
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
耻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

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
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
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
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
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
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斷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及邕熙
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
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
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莠
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駁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

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
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內
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
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
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
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
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
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
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

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
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叅軍事兼外兵
叅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
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
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
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
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
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頰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漬
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
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

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栢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

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卽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

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間其故
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
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
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叅典文翰然
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勅御史劾其事
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
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
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

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
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
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
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
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
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卽位累遷太尉府主簿
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
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
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
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

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寔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

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連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代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頰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卽吞併

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

四也席捲之勢其在不疑頰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

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又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頰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又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

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太始太素茫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鷄居鷺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爲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

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
定嵩洛木運據嶠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
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
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
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
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
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
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
鉞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
而塞城臯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陵之

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
伏之符受玄狐之錄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
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僕虬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
無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宇出
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
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
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
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
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
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

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
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
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德儉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
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
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
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
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長皆爲臣隸瀚海蹄林之地
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
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嶮恒有僭僞之君妄竊
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

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
天縱神武受脈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
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
亂離繇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僞之風聖人之
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勅
太子改正六樂玉帛罇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
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
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
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旨聞一
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

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
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
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彛倫攸敘上
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
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亢極陶黎萌於德化致
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
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
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沖旨
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
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

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
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
月呈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
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
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
其効矣旣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山升天
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
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
降精燁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
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

雲和孤竹禮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
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
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
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玄功暢洽
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
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
龍之心徒懷蓍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堯海之
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
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邃
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

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十
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
啓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
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
三方鼎峙徂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
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謀
獨斷瘴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大史練日孤竹之
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
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
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甸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

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
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
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
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
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
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已奉天事地
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
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
藏往玄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宵
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

用教百年尚想獻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爰
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
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
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
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
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決當
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頰邪付執法者勘之道
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勅家
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
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

天下寃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
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
不爲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
總管司功叅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
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
愛收初生卽以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
生大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
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
也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
郎離石太守並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爲游

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
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
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
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
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摧盧居二
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
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七終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
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
精龜策歷象咸得其妙年十四禡湘東王法曹參軍
時舍人朱弁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

一

異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
誰貴此貞心異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
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
帝引爲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
爲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卽位復徵爲露門
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
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
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
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
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

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
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
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
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
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
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
景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
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詁采贍逸齊博陵王濟

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
鎧曹叅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
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脩五禮又與諸學士
撰御覽書成除殿上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脩
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
禮部侍郎尋爲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
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
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
以魏收所撰書褻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
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

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
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
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
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少須書名良
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
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
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卽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
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
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

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適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諡止於三王此卽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越而正之

及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解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寔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

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
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
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
丘明據實敘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
曰周道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
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
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
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
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
吳楚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荅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

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
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
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
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
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
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
范曄云春秋者文旣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
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
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
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

云魯史既脩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政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涑州

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楊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

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
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
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
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
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
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
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
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悅
不恃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
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
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
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
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
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
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閣祭酒
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
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
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

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
吏職請脩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
勅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
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
仕至開州刺史子公瞻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
瞻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
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
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

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
家奉朝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
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
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
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
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
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
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
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迴作亂以爲中郎德源
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

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脩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滌有文義

柳詒

柳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倓梁

侍中父暉都官尚書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詒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詒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詒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詒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詒尤俊辯多在侍從

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晉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諡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

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
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
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
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
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
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
省賜物千段早馬二十疋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
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高祖召百官賜讌告以此瑞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
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

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鳥司
鳳之后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並詢治性靈舍
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
嘉祝彙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
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
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
其會繇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
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土庠養老
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爲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
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喬解辯請吏削社承風豈止

呼韓北場頰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
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素游頰
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
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
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
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
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賁玄應特昭白爵王鐵豸之
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
爵之篇樓庭集牖未若干飛武帳來賀文槐刷采青蒲
將翽赤芻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翬
翟之鑿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宜徵得之茲日歲次
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
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晨宁
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
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
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
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
雍丘之祠三人平東之府並勞觀迴矚事陋人微奚足
稱矣抑又聞之不剗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灑浸焚原
則螭龍盤踞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茲好生而

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
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
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
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必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
明天保定於鑠我君武義廼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
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
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鱗
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劬鳴歧祚隆未如神
爵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
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黼袞銜環陞戟上天之命明

神所格經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
不足蹈儻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
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等入適述此事
善心於座始知卽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
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
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
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
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
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
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

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
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
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
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
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
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
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干餘人皆稱被
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
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
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爲

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
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
同辭今始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
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
罪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暉
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
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
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卽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
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
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

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
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
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璿撰靈異
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
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
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載》厚生品物於焉
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
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樂推
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
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改革命躬制竹素之道

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
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
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泊辯方正位論時訓功
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檇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
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
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公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
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
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
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
之弊救萬姓之危反燒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

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
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穎羯胡侵
洛沸騰磔躓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
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大犬羊之手福善積
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
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
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
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惟無所盜惟
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旣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
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

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
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
新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
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
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
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
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卽成績禎
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佗鄉播遷行人失時
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
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已

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烈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叙前

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成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苑氏梁太子

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
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
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
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
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
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
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卽
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卽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

不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
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
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
文博商畧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
書郎後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
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爲齊
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
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
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旣得爲從事故應有
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辭厲聲曰

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
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惡不知忌諱
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賂賄唯文博不改其操
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
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
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
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爲者又秦孝王妃
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
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
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
於世

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
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旣稱趙
之俊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
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
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隋書卷五十八終

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煬三子

孫恭皇帝
越王侗

燕王儉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

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遠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

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躰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輶綽宵載 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就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噐以長懷臨登餞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祀收重抗銘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

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
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躋
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
威蕤先路鳥奔渠門庸服有紀分噐惟尊風高楚殿雅
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
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閭闔九
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帷辰清祕
親賢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縟式
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
元子綠車逮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

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已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
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觀德温温審諭炯戒齊箴留
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冲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綬
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
祐遽瑤山之頽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
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疚嗚呼哀哉迴環氣朔荏
苒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
曙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甫窆長違望苑渡
渭涘於造舟遵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
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歿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

潛遂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
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歛纓弁以霑衿嗚
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
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
人常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
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
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
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竒
之宇文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

梁公蕭鉅千牛宇文勗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
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
冀以見帝爲司官者所過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爲賊所
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爲越王帝
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
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
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
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常津右武衛將
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

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
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
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
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
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
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
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
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宇文化及
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
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

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
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
帝聖畧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
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
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芼莫不盡入提封皆
爲臣妾加以寶璽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
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
祖徃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徃歲
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
豈意疊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

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
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字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
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
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消
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
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
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
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
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
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

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
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豐辱之極亦未是
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膳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
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瀉名不可顛墜元兇巨
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
今者出黼裳而杖旄越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衆忍
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
遇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
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克威志
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

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畧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遠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讐若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覲覩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號天跼地朕今復讎雪耻梟輶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

兇策勲歛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詣伺所陳謝辭情哀苦伺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伺無所關預伺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伺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伺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伺聞之怒曰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績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慄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又謂伺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伺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爲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伺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暉因勸世充害伺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齋鵠詣伺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伺知不免請

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况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爲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自少爲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松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勅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

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諱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槌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荅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

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楸中析識者以爲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翊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十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

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酬宴令則稱慶脫暎帽以爲歡樂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暎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暎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暎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暎自是恩寵日衰雖爲涼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暎有微失武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暎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暎每懷危

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暎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暎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暎暎時尚卧未起賊旣進暎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暎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暎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貞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炙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炙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後竟爲其停炙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踈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隋書卷五十九終

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
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
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
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

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爲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郟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懼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

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頴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德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縣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

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者三
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
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
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水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
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禪竈曰歲五及鶉火
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
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
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
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
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旣當周秦晉

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
疑臣謂午未申酉正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叶契
陳旣主昏於上民讙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
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
自有宏謨但芻蕘所見龔申螢爝今唯須武昌已下蘄
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
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
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安
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益城置舡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

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
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
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
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
面陳經畧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
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
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
諸羗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
鄰望方涉題干礪小鐵圍山白男王荔水等諸部悉平
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

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據
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暉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
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
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
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
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六
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顓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
公仲文少聰敏髫鬣就學就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

必與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
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
祖甚嗟歎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畧通大義
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爲
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
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
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
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
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
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

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
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正下大夫
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從征伐累勲授儀同三
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遣將檀
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迴怒其不
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
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冑渡石濟宇文
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
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
弃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遯爲賊所追且

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帝孝寬拒迴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

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免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鳩與迴將劉子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遯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隄

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
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
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
爲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
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
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
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
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
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

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
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
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謂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
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望
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
死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歷滎陽
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

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
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
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
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
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
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
南克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推劉寬於
梁郡破檀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

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
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克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
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旄頭內外
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
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
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脈廟庭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
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款異有可明伏
願下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
則塞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

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
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
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
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
上以尚書文簿繁雜更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
所發摛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上每憂轉運不
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役仲文總其事及伐
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

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
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
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踴貴仲文私糶軍糧坐涂名明
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廣以仲
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
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
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
叅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
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
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

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
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
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
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給文德曰更有
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
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
勝功旣高知足願云止仲文荅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遯
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
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
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

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
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
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
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
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
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時年六十八撰漢文刑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
人欽明最知名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
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授大

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
府歷左右官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肅孝
寬經畧淮南顓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
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棄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
陽復引師圍碇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顓乃拜東廣州刺
史尉迴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
因卧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
輒大驚卽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
去左右顓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
文表獨至顓所顓歔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

表與尉迴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
尉迴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
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顓逆擊走之陳復遣將
陳紀周羅暉燕合兒等襲顓顓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
高祖受禪文表第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大傳竇
熾等議顓當死上以門著勲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
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
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爲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
爲丞相尉迴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

甚悅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爲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
拜爲太尉歲餘卒謚曰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
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
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
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
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爲
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
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
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
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加歎
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爲熊州刺
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
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
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
時務初爲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
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
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
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刃劫之相貴不敢動城

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
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
錄前後勲將拜高秩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
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
迥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爲天官
都上士從帝孝寬經畧淮南俄而尉迥作亂時文振老
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
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
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
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

卿衛王爽北征空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勲簿不實免官
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
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
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
總管及平江南以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馬
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
總管尋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
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
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北還世積以罪被誅文
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

虜而還越嵩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
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
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
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
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
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
黜文振上表自申云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
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
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
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

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
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
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聞
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
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
如臣愚計竊又未女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
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
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
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
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

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
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
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
齊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
効其鳴吠以報草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
永歸泉壤不勝以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
刑遠降六師親臨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
欵心懷背叛詭計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
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
孤城勢可拔也

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鞞鞞出後遲疑不
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
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
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
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賁郎
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
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筭伐陳之策信為深遠
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
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

隋書卷六十一
卷六十一
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
膽畧見重終懷壯之志時進讜言頻稱諒直其取高
位厚秩良有以也

皇
問
所
問

隋書卷六十終

慶應